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436
1032/1

一

一

一

一

一



西... 先生... 一...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

邇者竊見 皇上

獨慨命將出師

遇災能警臨事而

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

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

而內為固浸者權之計為志

資而外肆招徠

警戒修省又以虜寇

不遠幸與此誠 聖主

也當其多故主憂臣辱

而忍不以上聞邪臣愚

外託慎重老成之名

者內挾交鋒蔽塞之

成俗互相訾毀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一
奏疏一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一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 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 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况有一二之見而恐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者龍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搖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



者請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
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委楚新場將至于不可
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
慮警省易駭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
以痛革弊源急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
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
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
也臣亦何爲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
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
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

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

然私心竊以爲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
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

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
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
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
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
敗以亡其可以不豫畜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厚
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
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
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
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爲之將李綱之徒
以爲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

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
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
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爲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
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
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
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
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
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
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
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及
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

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曰稽戶者另其才否此年而校
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更
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
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
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
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
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
也何謂全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
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當情亦必有
所懲於前而后有所戒於后吳起殺妻恐人也而稱
名將陳平受金金夫也而爲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
孟明三北而成列國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

如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
之勇去其怒用人之勞去其難之際而必欲拘於
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夫臣嘗聞諸道路之
言曩者邊疆將士以職身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
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乎君無事誠
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
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
思奮勵今誠安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
熟於邊事加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
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

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

然後十萬之師舉天下之財用兵者又月入國日量

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

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
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
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
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
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
遙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此地多寒今炎暑
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
行筋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爲居射生三也爲食今
已烽火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
軍甫至虜迹遁夫夫其固先擊而後實者今師旅

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
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邊疆諸將密於萬人之
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
之聲既揚夫以密歸京師邊疆不知也是萬人之
威猶在也而其費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爲兩便
哉况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
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
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
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
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

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

棄十而收一夫兵去日國之貧於市者遠逾逾川

以賞京軍者而賞之自曰之謂數出之衆可立募於
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
食爲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
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
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
軍官旣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
爲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
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
授甲歸屯遙爲聲勢以相倚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
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墻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
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急輸餽矣此誠持久俟
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

臣聞李光弼之代于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決音之
至廣南也陳曙殺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
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徃徃以計倖脫朝喪
師於東陞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
則是 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地也彼
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
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
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
即豪門之貴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
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

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
委之也故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任乎尚矣

即豪門之貴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
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

興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
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
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
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下手勅提
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
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
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
於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
用之也何謂敷恩以激怒且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
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

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捨遣精

得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之

以制也言而從之則實其計矣夫今邊鄙守備久各

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
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掩匿精

得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之
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
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
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
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
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捐天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
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
其捐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畜憤惟欲責以大成而
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
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

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擊蓋中國工於自守而
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
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今之計惟宜嬰城
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誑虜熟訓練以用長
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甯力養銳譬之
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火之則其勢并力
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守邊日以牛酒享
士士皆樂爲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
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
如今我食旣足我威旣盛我怒旣深我師旣進守

旣堅我氣旣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旣

在於我矣由是戡足則虜日以費我盛則虜日以衰

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
知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進

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
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盛則虜日以衰
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
虛我銳則虜日以鈍衆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
用竒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
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
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
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竒特
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爲將者之所共見
也但今邊關將帥雖以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爲常

談漫不加省勢有所狀則委於無可柰何事憚煩難
則爲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 陛下不
忽其微乞 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
等官卽爲斟酌施行毋使視爲虛文務欲責以實効
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爲 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

十五年八月時
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
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
奉 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
決重囚已行遵奉 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三月忽

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灸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

石醫師不可以爲病恨既植當復萌芽勉強服飲頗

奉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
決重囚已行遵奉 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三月忽

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灸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
石醫師不可以爲病根既植當復萌芽勉強服飲頗
亦臻效及奉 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爲無復他慮
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恬無顧忌內耗外侵
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
月疴羸日甚心雖戀 闕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說
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
藥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
通章句遭遇 聖明竊祿部署未效荅於涓埃懼遂

填於瘴毒螻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
餘生度申初志伏望 聖恩垂憫乞 勅吏部容臣
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
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 宥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疏 正德元年時官

兵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能隱惡而揚善
也臣邇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
上言時事特 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
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雷霆

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

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懲費以開忠藎之

上言時事特 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
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雷霆

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爲責其言而善自
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
路乃今赫然而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
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
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
莫不以此舉爲非宜然而莫敢爲 陛下言者豈其
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 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
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
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危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

寒心况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東通嚴銑等
在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陛下有殺諫臣之名
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
言者則既晚夫伏願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
供職擴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聖德昭
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
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
之不可使痿痺必將側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
僭言實罪伏覩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
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爲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
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僭言實罪伏覩 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爲 陛下一言伏惟俯垂宥

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官
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年中間鰥曠之罪多矣邇者 朝廷舉考察之典揀汰群僚臣及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擯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 陛下况其氣體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耻也淑慝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 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爲

顯司使天下竟然無不自者之不得以律免臣之願
死且不言若後末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
末臣之六幸未也一不若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狀

頃者臣以 朝廷奉行考察自陳末職之狀席藁待
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繆曠廢職
自宜擯逐以彰 國法疾非所言矣 陛下寬恩曲
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
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
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

霧魑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即死而病勢
因仍漸汎入骨日以累積後值 聖恩汪歲奄葢納

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
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膏
霧魍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即死而病勢
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 聖恩汪濊掩瑕納
垢復玷清班收斂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
強中稿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
母鞠於祖母奉今年九十有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
望臣一歸和謫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 陛
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
里就醫請 聖恩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未
啻犬馬雜芒之思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爲完人臣
齒未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齒未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群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葉群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溯流求原而乃徂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

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

所排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
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

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

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

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

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

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

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遠有所器發陛下

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

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

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

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遂因
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
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陛下言者。故遂
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
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群生。去其
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
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
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
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
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

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

是蓋陛下思次一此書之非而審然於高利之

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

綸音發幣

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

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

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

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

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

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

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小而務求其

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

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

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論言之夫佛

者夷狄之聖人聖人之合由國之飾也在於夷狄則可

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於中國自當以聖人之
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水者必以舟
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水雖便造父
爲御工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
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哉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
無所施 陛下若謂信佛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
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
時亦可以導群品之蠢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
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
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
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

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至請

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
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
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
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
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六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
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
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
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堯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
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只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
惜頭目堅請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
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
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

德以訖九族既睦平查百姓則百姓昭明協
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應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
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此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
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
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不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
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
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
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實是故佛氏之所
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
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
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實是故佛氏之所
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
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旣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
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講釋迦之道則吾中
國之大願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
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
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堯舜之道致 陛
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 陛下好佛之心誠
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其母好其末而務求其
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

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
誑陛下者矣陛下而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
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
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
斃數萬之命歷數千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
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
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
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
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
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

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

諱忌伏見

陛下善

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
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

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

諱忌伏見

陛下善

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

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

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

疏

十一年十月時陞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

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

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

復乞

天恩放回調理

皆未蒙

在充罷勉尸素因

值日月至今今年九月十

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

因

陞授前職聞

命驚惶

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踈兼
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懼不
稱况茲巡撫重在甘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
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無任顯官臣
心豈獨不願一時負俸苟受後至潰政實事臣一身
戮辱亦奚足惜其如陛下之事何況臣疾病未已
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
臣在少年粗心少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
慚沮逮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
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國事伏願陛下

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

物清之有短長閔允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

慚沮逮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
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 國事伏願 陛

下念 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
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
任憫臣之愚不加詢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
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嚙結臣自幼失慈
鞠於祖母歲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見爲訣去
歲乞休 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螻苦切之
情控於 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今疾少伸反哺
之私以安於九之 命臣表情迫切不自知其觸昧
條憲臣不勝受 恩感激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

恩

十二年正月
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宮少詹事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

吏部咨為... 該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陞都察

院左... 漳等處地方寫 勅與

他欽... 自以非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僨事

當具本乞 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

四日節... 勅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

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

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

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

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為緊急

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 勅書切

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

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為緊急

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 勅書切

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

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

事該本部題奉 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

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亟憂慙不遑寧處一面扶

疾候 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

准吏部咨該臣 奏為乞 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

致仕事奏奉 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

今多事着上憲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

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 請題於本月初三日

程三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
臣氣體羸弱實注迂疎竊爲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
才滿腹同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
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踴效尤之嫌而 聖
旨以多事爲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
虞於覆餗毘勉落事忽已踰旬受 恩思效每廢寢
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
方苦於瘡痍尚需一籌之未展取云朞月而可觀况
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疴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
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 恩之
報莫由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
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爲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

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疴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
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恩之
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
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為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
亦少致其消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
之請臣不勝受恩感激

給由照

二十二日

臣昇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

士弘治十二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弘治二十五年八月內言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

月內言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言回原籍

年十一月內言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言回原籍

恩降授貴州蒙陽縣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
西吉安府蒙陽縣丞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
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內調吏部驗封清吏
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正德
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
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
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
月本日接到吏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
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
俸二十九箇月零二十日本日准吏部咨蒙恩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
二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

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
俸二十九箇月零二十日本日准吏部咨蒙 恩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
二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
二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轉歷俸三十六箇
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建
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剿漳浦等處流賊未敢
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爲此具本奏 聞

叅失事官員疏

十二年三
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
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報稱
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地名崇

仙屯割已經左委與國縣義民蕭承會同信豐龍南
官兵相機剿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住割
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
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
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
難止遏乞調峯山弩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
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
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并領兵官相機攻圍去後續
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舫
打手吳尚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
峯山加善雙秀弩手各二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
剿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

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鮑
打手吳尚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

峯山加善雙秀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
剿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
名出城據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
地名花園屯劄當同各官將兵分布劄定只見前賊
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
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衆賊出
營分爲三哨約有二千餘徒驟知龍南反招賊首黃
秀魁等今廣東龍川縣利頭賊首池大鬚賊首池大
安新賊首池大鬚共爲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爲一陣
勢甚猖獗早經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

二十餘人不言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禮魴百長鍾德昇等見勢業官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効義士楊晉惠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戮傷身死及有通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委蕭承林節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鏜千戶洪恩統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盜主簿周政隄備鎮撫劉鏜千戶洪恩地當

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
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鏜千戶洪恩統
千戶朱誠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
盧鳳捕盜主簿周政隄備鎮撫劉鏜千戶洪恩地當
關隘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畧不出兵邀擊千戶
林節即其兵力之寡以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
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瑀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違
法南康縣一日長鍾德昇等臨敵不前故違約束先行
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重法該道兵備副使楊璋
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提督欠效但係尋往來
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罪在廣東
龍川縣掌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沈天發等不在彼地

方爲業部亦文行時管巡邏總其地地都德又各不
行乘帶追捕但屬故運所據前項失事官員俱合遵
奉勅諭三理即行提問但前項賊匪擁衆數千變
詐日出今維陽受招撫其實陰懷異圖况其黨與根
連三省萬一乘間復出爲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隄
備之際除將百長鍾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
方面軍職另行參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
姑令戴罪隄備各自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
仍一面委官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
數目及有無隱匿別項事情另行參奏緣係地方
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
強賊池大鬚黃秀魁等從鴉鵲隘越過安遠縣住劄

仍一面委官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
數目及有無隱匿別項事情另行叅 奏緣係地方

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
強賊池大鬚黃秀魁等從鴉鵲隘越過安遠縣住劄
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湫
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
領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
賊逃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查
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公稟報前事已經批仰該
道兵備等官急調各撫老官來方塘高石營兵夫斷
賊歸路二調峯山營手與南慶打手八等責委縣丞
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元罪巢穴利在速

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各縣近官司備要險設伏厚
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各處嚴密兵使賊不敢
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學等三員起集水元大
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溪龍南邊等處不備若或猶屯信
豐急自龍南直趨洲頭搗其巢穴賊徒無所獲退無
所處不過旬日可以三擒仰各處遵照施行去後今據
前因參者得縣丞舒富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
率驟進以致殺傷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
均為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為賊所執後雖倖免
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

緊急賊情及參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請旨

均為敗事經歷王祚臨陣潰奔為賊所執後雖倖免
終係失機信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
緊急賊情及叅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
請旨

閩廣捷音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胡
璉呈會同分守右叅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叅政陳策
副使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胤督據河頭等哨委
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曾瑤等三稱各職統領
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賊無地險巢
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趁期於正德十二
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富村至瀾竹洋新

洋大豐五雷大小等寨下賊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
擒斬首從賊犯黃輝等共計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
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
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
賊俱各奔聚象湖山拒守各職又統官之六追至蓮花
石與賊對劄誠恐賊衆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
道行據大溪哨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
兵攻打象湖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
至彼境大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
前去會剿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
桓紀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宗靜
等八名俱被截傷身死卑職亦被截二鎗勢難抵敵

至彼境大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
前去會剿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

桓紀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
等八名俱被截傷身死卑職亦被截二鎗勢難抵敵
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官
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秋冬
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呈稟間續奉本院紙牌爲
進兵方畧事備行各職遵行密諭佯言獍衆退師俟
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一解奮擊依崇密差義官曾
崇秀爪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一千五百名當
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路各職統領俱於
二月十九日夜晦杖直趨三路並進直搗象湖山奪

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間賊徒類皆驍勇精悍
猶能凌塹絕谷超躍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
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
震天撼搖山谷三司所發音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
賊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黃猫狸
游四并廣東大賊首蕭細弟郭虎等二百九十一名
顆俘獲賊屬一百三十三名其間墜崖墮壑死者
不可勝計奪回水黃牛賊銀鎗刀等物燒燬房屋五
百餘間餘賊潰散復入流息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
亦被各賊殺死頭目賴頤打手楊綠等一十四名次

早各職分兵追剿指揮高偉推官胡寧道亦由大豐
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州

百餘箇餘賊潰散復入流息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各賊殺死頭目賴頤打手楊緣等一十四名次

早各職分兵追剿指揮高偉推官胡寧道亦由大豐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六名口餘賊敗走各又遯入廣東交界黃蠟溪上下樟溪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團哨委官指揮王鎧李誠通判龔震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領兵分五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書克克起羅招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老于洞等處八山嶺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書徒賊犯范長等二百三十五名顆俘

獲賊屬八十二名口奉回教者屬五名口奪獲馬
牛等物亦數各賊殺死老人胡大政一名名
葉求思等五名又據指揮徐等官至福興營上下
漳溪與漳軍饒平縣分本省未定縣山界相連邊依
約會廣東官兵并金豐哨指揮王盛大決哨桂官胡
寧道等於三月二十一日于時縣空齊三書賊廣東
義民饒四等領兵亦至會今伏兵三路進攻賊出拒
戰甚銳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溫宗富
等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
兵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

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

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官出軍長賊白石口呂希良等

等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
兵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

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

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自戶呂希良等

呈稱領兵追趕黃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口村遇

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十六名顆

俘獲賊屬八名口又呈解到道轉解審驗紀功外

續據委官知府鍾相呈稱蒙調官兵先後兩月之間

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犯一

千四百二十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奪

回被虜男婦五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

賊仗無身即今脅從餘黨悉願携帶家口出官投首

聽撫文輝本職遵照兵部 奏行勘合并巡撫都察
院節行案內 事理出給告示委知縣施祥縣丞余
道拓撫齊從 賊人朱宗玉翁景璘等一千二百三十
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
業緣由三報到道轉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
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 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
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剋期進剿隨奉本院進
兵方畧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
石嶺脚隘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瞻顧不暇望
風先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余

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剋破古村
木窖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

石嶺脚隘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瞻顧不暇望
風先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余

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剋破古村
木窖禾村大水山柘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
烏嘴蕭乾及范端蕭玉即蕭五顯薊釗蘇瑤賴隆等
并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官軍剋期夾
攻間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死指揮覃相縣丞紀鏞
等情當即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勢燒巢奔走生擒
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寨各寨乘險併力拒
敵蒙委知縣張戩督同指揮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
兵攻破白土村赤石巖等寨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
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箭灌寨陣斬獲首從賊犯共

計二百二十四名願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及牛馬
賊仗等物各寨賊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
各設機險以死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
十等日攻破木竹大重坑苦宅漢靖泉溪白羅南山
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
賊首溫火燒張大背雷振蔡晟賴英等并擒斬賊犯
共一千四十八名願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
獲馬牛賊銀銅錢衣布器仗蕉紗等物前後共計生
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
願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口奪獲水黃牛馬一百
三十九頭匹賊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十七件
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賊銀三十三兩四錢八分

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
顆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口奪獲水黃牛馬一百

三十九頭匹賊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十七件
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賊銀三十三兩四錢八分
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審緣由呈報前
來卷查先爲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已經
福建廣東總鎮巡按等衙門都御史陳金御史胡文
靜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巡兵備等官欽遵整備糧餉
起調軍兵約會進剿聞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
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
省各官三稟師期不同事體參錯誠恐致此推調致
誤軍機當三傳達該部咨來事理具開造兵方畧行

仰各官總同...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叅政
等官文洪等...指...承紀...被大金賊衆
突出馬...被傷身死...賊寨險惡
天氣漸...賊勢...要奏添狼兵候秋
再舉備...到...各官...兵不進致此敗...顯
是不奉節制故...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
遙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他虞且勝敗由人
兵貴善...當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奮因敗求勝
豈可輒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即自贛
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坑等處一面督令各
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
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叅奏間隨據

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
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

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顧之
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衆而與
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爲既招撫之則皆置之
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盜從而讐脅之民
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廷其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
盜賊益無所畏而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
百姓益無所恃而盜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爲已
地也夫平良古直法無神而盜以乃無求不遂爲民
者困征輸之賦而益盜者甚矣夫民之困則亦何苦而
不彼從乎夫古近者爲之舉遠者爲之聲導

其未退望其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
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爲事乎故凡
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
剿捕聊爲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
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
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
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
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
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
撫爲得計是故宣使百姓之荼毒而取出一卒以抗
方張之寇盜使孤元寡婦之號哭人顛連疾苦之無告
而不敢提一旅然此及招撫之議其始也

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
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

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
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
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
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爲將亦不
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
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
蟠據四省非秦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
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
兼其所以過殘按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
彰聞以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避所可得者不過

丞舒富等前去追剿賊已退回橫水等巢去訖各申
本院批兵備道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

府呈同前事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
知前賊向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泃頭
等處強賊池大鬚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
寨所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剿隨據本縣
呈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稱上猶
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徒
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等查
勘失事緣由三報外續該兵部題咨巡撫都御史孫
燧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犯謝志珊等
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務期盡絕應該會同兩廣鎮巡

官行事照例約會施行惠奉 欽依轉行查勘前賊

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相度機宜即今可

否剿捕惟復應會一兩層調集軍馬待時而動務要查

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

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

賊連給三省盤據千三必須三省之兵剋期並進庶

可成功但今湖廣已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

江徑徑之伐雖欲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

綿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

面募兵練武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

俯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間隙量搗其穴候

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

綿草木茂盛非惟緩不及事折且虛糜糧節合無一
面募兵練武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

俯順其情暫且招安肆惡者乘其間隙量搗其穴候

三省約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

行呈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叅議黃宏守

備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

上猶三縣除賊寨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處

有名大賊首有謝志淵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英藍

瑤陳白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道劉受蕭肅居謨陳尹誠

簡永唐蔡積望慶蔡西許文高洪祥徐華張祥劉清才

譚曰言不蘇言不洋藍清有奇朱積厚黃金瑞藍天鳳藍文

耳鍾鳴... 鍾公官... 行雷明聰唐洪劉元蒲所統賊

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桂東魚黃聶水
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穴相聯盤據流
劫三省爲害多年肇州之龍南因與廣東之龍川利
頭賊巢接境被賊首池大鬢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
首黃秀魁賴振保鍾萬光王金巢鍾萬貴古典鳳陳
倫鍾萬璇杜思若孫福榮黃萬珊黃秀珏羅積善王
金曾子柰王金宗王洪羅維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
鉞陳秀珪陳珪劉經藍斌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
五千餘徒不時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
夾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前賊占據居民田土數千

萬頃殺虜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
屋廬姦汗妻女其爲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

五千餘徒不時越境流劫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
夾攻三次俱被漏網所據前賊占據居民田土數千

萬頃殺虜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
屋廬姦汙妻女其爲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
天討所當必加者也今聞廣湖二省用兵將畢夾攻
之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兼之本道兵
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狼兵數
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噍類無遺等
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月內有
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劫
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等處打劫備
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柳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呈

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東強賊三百餘徒
突出攻劫又據宜章所飛報樂昌縣山峒苗賊二千
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搜山捉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
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
又報江西長流等峒峯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
徒各出劫掠及據桂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百餘徒
前到本縣殺人祭旗捉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
強賊六百餘徒聲言要來攻寧等因各稟報到道省
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
弱防守尚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况郴桂所屬永興
等縣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爲處伏望軫念
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

得前項苗賊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
弱防守尚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况郴桂所屬永興
等縣原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爲處伏望軫念
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
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來賊首龔福全等作耗殺死
守備都指揮鄧旻雖蒙征剿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
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爲徑官
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付興李玉
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
及兩月已出要路劫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高
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降總兵等名目隨
處流竄正德十一年七月內龔福全張打旗號營稱

正漢王李賓黎穩梁景聽僧稱總兵都督將軍各目
各穿夫紅虜民擡轎屢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
徑賊漢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劫樂昌及江西南康等
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
帶重設徑官未寧半月仍前出劫本年正月十六日
一起八百餘徒出劫樂昌縣虜捉知縣韓宗堯劫庫
劫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劫生員譚明浩家一起六
百餘徒從老虎等峒出劫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
縣出劫切思前賊陽從陰肯隨撫隨叛目今徑賊萬
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
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剿等情各備申
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

縣出劫切思前賊陽從陰肯隨撫隨叛目今徃賊萬
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
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剿等情各備申
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
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隄
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
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旣
不足以防遠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一人心乞
要申明賞罰俟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
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具題間今復據各呈
申前因臣等未嘗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
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石必至潰肺决腸

二名及千長彭伯璿等率兵擒獲賊徒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又有總甲黃廷珠追獲賊徒雷進保等八名俱解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餘徒出劫興寧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閑住千戶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斬首從賊人龐廣等三十二名類奪獲賊仗四十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虜人口二百五十五名口并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恕等六名俘獲婦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事聞報到臣先為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勅命爾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

庫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獲功人員照例量行給賞外
緣係擒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州

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

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和長樂

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不時劫掠

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之衆合二省

之虞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爲

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設縣治引帶汀潮

喉襟清寧人煙藝集道路適均政教旣敷盜賊自息

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

復興今蒙調兵剿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
前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
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南
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弁山人洪欽順
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勢寬平
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聯三圍盧
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等里漳浦
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看得盧溪坊頭
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爲防禦就將小溪巡檢
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數遠鄉夫協同巡邏遇有盜
賊隨即撲捕再三審據通都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
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策莫如設縣況今奏凱之

後宜詢錢糧尚有餘剩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
城砍伐樹木燒造軌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爲照南
靖縣相離盧溪等處委的寫遠難以從所管取今欲
於河頭添設縣治於頭城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
饒平陸境內足以壓服盧溪諸巢文且民此皆與從不
煩官府督責試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
乞照詳等因奉批看得到開建縣治控制兩省盜寨以
其數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
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
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
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興勢難中輟即便具
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

仍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巨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
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
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興勢難中輟即便具
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度地勢
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均適端方
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
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該設衙門姑且
規留空址待奏准 命下之日以次建立仍一面通
行鎮巡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設縣安民地方重事
各官務要計處周悉經畫審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
後悔批三作急勘報等因依蒙拘集坊郭父老及河
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

丈量以建城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
力者又言竹然相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
中止下情難遂等情具呈到臣爲照建立縣治固係
禦盜安民之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
或不堪臣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諏咨道路衆
口一詞莫不舉手願望仰心樂從旦夕皇皇惟恐或
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畚
土雜然並作畏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
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
心冀望至甚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

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
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

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其渴皆以爲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

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匿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興而散行且化爲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兩省之兵又糜費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爲開縣治於河頭以控制群巢於勢爲便雖使兵匹不欲猶將強而從之况其祝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爲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

事勢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
之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
勞所費無幾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
月可無督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為者惟縣治學校
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俯念一方荼
毒之久深惟百姓未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
而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
之民群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側
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
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

救於事矣緣

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

請旨

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不可
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爲辭然已無

救於事矣緣

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爲此具本

請旨

疏通鹽法疏

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
璋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部咨
行移各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要在彼
修舉職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
軍民者明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等因已經行仰
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等府萬安泰和
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閏彭秀連名狀告

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州府起立抽分鹽廠
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課由南雄府曾經折梅
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願
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每十引抽一引閩鹽自汀州
過會昌羊角水廣鹽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
梅亭在贛州府發賣每十引抽一引願裝至袁臨吉
三府發賣每十引又抽一引疏遠四年官商兩便正
德九年十月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勘合開稱廣
鹽止許南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
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准鹽因怯河道逆
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各
商阻塞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

鹽山許南贛二府發賣其素聞吉不係舊例行鹽地
方不許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准鹽因怯河道連
流灘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各
商阻塞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
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況廣鹽許
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統年
間爲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例如蒙
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賣萬民幸
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汪德進呈近
奉勘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
吉安地里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程今年夏霖雨泛
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斷橋索以致奸商計

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克器用強越過後雖擊獲數
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有投託勢要官豪夾帶下
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
路越過發賣者其弊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
所難行呈乞議處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
等處地方軍務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
准本司右布政使任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
兩淮行鹽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流鹽因而
不到商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已先蒙總督
衙門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以
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行至地名
湖江背不料黃秀璣反招主令尹弟黃大滿黃細滿

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行至地名
湖江背不料黃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黃大滿黃細滿
等沿途打搶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必甫等房屋仍
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
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黃秀璣
黃大滿黃細滿黃積瑜首級四顆奪獲黃黑旗二面
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四月初九日又有廣東洲
頭老賊首池大鬚串同及招賊首黃秀璣陳秀顯等
糾衆四百餘徒打劫干長何甫等家本役又率兵夫
至地名陳坑水與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

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面大小青牛五頭餘賊歸巢
去訖及據南安府申據大庾縣監長張德報稱湖廣
桂陽縣魚黃峒峯賊首唐飛劔總兵嚴宗清千總賴
必等糾衆劫虜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拘與賊對
敵殺獲唐飛劔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准縣
丞舒富關峯賊三百餘人出劫當有保長王萬湖等
帶領鄉兵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
虜人口三名口奪獲黃牛二頭各解報到道審驗明
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黃昭呈
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

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酌

申田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者倍

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黃昭呈
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
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酌
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者倍
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稅重之
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賈疏通軍
餉有賴一舉兩得合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處置事
理仰行各道并該府縣遵奉仍禁革奸徒不許乘機
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由繳申今照本院
撫臨理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贛南
二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即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
命下糧餉之費委果缺乏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

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
糧貸既多亦皆自給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
內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
貧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既
已心服公私又皆兩便庶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
擾民而事辦臣除遵照 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
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
支用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
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一

緣係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陽明先生別錄卷之一

知



